

陈杰敏 著

陶渊明



情痴 剑侠 酒圣 诗仙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去来兮，不一样的陶渊明。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杰敏 著

陶渊明



陶渊明



情痴 剑侠 酒圣 诗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样的归去来兮，不一样的陶渊明。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陶渊明 / 陈杰敏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205-0774-5

I. ①陶…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7940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75 字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陶范让地 / 1
- 第二章 少年丧父 / 14
- 第三章 求学建康 / 33
- 第四章 情迷五柳 / 50
- 第五章 无弦琴断 / 66
- 第六章 仗剑出游 / 85
- 第七章 渊明丧妻 / 101

第八章	出仕祭酒	/	119
第九章	再访桃源	/	136
第十章	渊明续弦	/	154
第十一章	陶母绝食	/	169
第十二章	桓玄登基	/	185
第十三章	刘裕反玄	/	200
第十四章	初仕刘裕	/	218
第十五章	劫后重生	/	236
第十六章	归去来兮	/	252
第十七章	进京悼谢	/	269
第十八章	慧远西归	/	283
第十九章	王弘送酒	/	300
第二十章	贤媳刻书	/	314
第二十一章	桃源梦醒	/	329

第一章 陶范让地

公元 364 年，慧远来到江州，其时，陶范正在寻阳县当县令。

一天，陶范听下人通报说有一个叫慧远的和尚来求见。陶范并不认识慧远。那时，慧远还不出名，出名的是慧远的师父道安。道安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当年苻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攻下襄阳的时候，并不为打了胜仗攻占了城池而高兴。让他最高兴的事是得到了道安，他一边高奏凯歌，一边把这位了不得的和尚迎进京城当国师。

陶范不知道这个从未谋面的和尚要找他什么麻烦，反正在他看来，除了儒教，其他什么教都属旁门左道。便编了个幌子，叫门下回道，陶县令下乡视察民情去了。

陶范不愿意见慧远，慧远也不生气，只一笑，笑完了便很知趣地走了。虽说走了，可慧远没说他不再来。第二天，他又朝守门人双手合十问讯，然后轻言细语地问道：施主，请问陶县令回衙否？

门人想，昨天陶大人明明在家，可叫他传话却说下乡视察民情去了，这不明显摆着不欢迎你这秃驴吗？便沉下脸说：去去去，靠一边去，陶大人哪愿意见你等秃驴。

这门人说话不过脑子，一不小心说出了一句大实话，把陶范给出卖了。其实，按陶范的意思，如和尚道士这类人也不要轻易得罪，好言好语把他们打发走就是了。门人可没有长这么多曲头曲脑的肠子，一张口就露馅了。

慧远仍笑了笑。他今天不像昨天笑完了就走。今天他笑完了却从口袋里掏出两串铜钱按在门人的手心里。

门人一边紧捏着钱串子，一边说：干啥干啥，你这是干啥？

慧远脸上始终是挂着笑，他笑着说：请传个话吧，就说慧远和尚求见。

门人偷偷地把紧握钱串子的手松开一条缝，瞄了攥在手心的铜钱一眼，脸上好歹总算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说：你在这儿守着，等我去看看，要是陶大人还是

不愿意见你，我也没办法了。

慧远举了举手，虔诚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此时，陶范正在客厅里与侄儿陶逸说着一些家长里短，叔侄两个人正谈在兴头上，门人闯了进来说：大人，门外有一个叫慧远的和尚求见。

陶范脸一沉，说：你没看见我在谈事吗？

门人说我跟那和尚说了，陶大人很忙，没工夫会客，可他就是赖在门口不走。

陶逸站了起来，很恭敬地说：叔父大人，我看既然推不脱，就见他一面吧。

陶范说：逸儿呀，并不是叔父当个县令就摆架子。只是这和尚道士的会是什么正经人物吗？你我都是读书之人，不宜和这些不三不四之人打交道啊！

陶逸经陶范这么一番点拨，便诚惶诚恐地说：是，是，叔父教导得极是。

陶范瞪了门人一眼，说：去，告诉那和尚，就说我今天身体不适，不能会客。是！门人一边打恭，一边退出了客厅。

尽管门人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慧远似乎一点也不急。倒是门人得了人家的钱，很热情地迎上去，笑着说：师父啊，实在对不起！范大人说了，今天他身体不适，不能会客。

慧远说：那就再麻烦你进去传个话，就说小僧我毛遂自荐，愿意为范大人瞧瞧病症，可保药到病除。

门人一边打着哈哈，一边拍了拍慧远的肩膀，说：唉！我说你这和尚怎么这么老实呢！

哦，哦。慧远明白过来了，对门人说声打搅了，便很知趣地离开了县衙大门。

慧远决定还是回头去找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刚才劝陶范见他一面的陶逸。

是的，他看中了陶逸家的一块地，想在那块地上建一座寺庙。他已经和陶逸谈了多次，陶逸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同时陶逸也提出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陶逸说：慧远师父，我们相知一场，不要说让一块荒山地给你建寺庙，就是让几亩良田都好说。问题是这山地是我们老陶家的公有财产，现在我们家八叔又在本县当县令，怎么说他也是我家的长辈，得他老人家点头才行啊！

慧远说：一客不烦二主，那就麻烦你跟你家八叔说说。

陶逸为难了，他皱着眉说：可我这八叔是位读死书的主子，从来不与和尚道士打交道。恐怕想说服他，还得靠你自己想办法呀！

既然陶逸找陶范有难处，慧远不好再去为难他。没办法，那只有自己硬着头皮上了。没想到，这陶范还真是铁板一块，两次上门都拒而不见。可而今眼下建寺庙对于慧远而言乃是头等大事，寺庙是弘扬佛法的道场，没有道场，一切都是空谈。

此时，他不由得想念起他的同门师兄慧永。他知道，如果慧永在这里，一定不会像他现在这样束手无策。在慧远看来，慧永是一个真正具有大胸怀和大智慧的人，无论面对什么困境他都能自如地解脱。

十年前，慧远和慧永都在山西老家读书，那时候，他们就听说江东寻阳有一位名叫范宣的名士，乃当时一流的大儒。为了寻找儒学的真谛，在慧永的鼓动下，他们结伴前往江东，寻找范宣，打算拜在范宣门下。但是由于战乱连年，阻碍了他们的行程，一路颠沛，就来到了恒山。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道安和尚讲佛，道安和尚讲道：人生于世，生是苦，死是苦，活着也是苦，众生皆苦，人不可能从肉体上解脱苦难。而解脱苦难的唯一途径，便是让灵魂得到安宁。

听到这里，慧远与慧永猛然觉醒，顿时觉得儒道皆糠秕，唯有佛教才是安顿人们灵魂的精华。于是他们打消了到寻阳寻找范宣的念头，毅然拜道安和尚为师。

两个人跟着道安和尚学了几年佛学，苻坚便打下了襄阳，道安在苻坚的挟持下，只好到北方去当国师了，便把手下的一帮徒子徒孙分派到全国各地去传播佛教。在这批大和尚小和尚出山前，道安对每个人都作了一番交代，无非都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之类的言辞，唯独没有对慧远说什么。在道安看来，在这么多徒子徒孙中，将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成祖立宗的人恐怕非慧远莫属了。当慧远临别道安时请求他作最后的教诲，道安只对慧远说：你还用得着我多说吗？

其实，要说的此前道安已经说过了：欲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要想让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除了慧远，恐怕已无第二人了。）

而早在此前，道安有一句名言对慧远和慧永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依国主，法事难成（如果不能得到政府或当权者的支持，要使佛学发扬光大恐怕只能是空想）。

现在慧远就有了深刻的体验，想得到寻阳县令陶范批一块地基建庙，连他的人都难见到，看来要与官府打好交道，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十分感叹师父道安的先见之明。

本来早在离开道安师父之前，他和慧永约好，到广东的罗浮山共建罗浮之岫（岫，白云。原意是共同到罗浮山去修行成佛），但是半途中慧永在安徽被事情绊住了脚，就让慧远去打前站。慧远便沿江出发，本来打算沿鄱阳湖，经赣江，翻梅岭，过韶关，再到罗浮。没想到船刚进鄱阳湖口，便被眼前一座飞峙的大山深深地吸引住了。眼前一座座青峰直插青天，如一朵朵刚刚出水的芙蓉，早晨的阳光照在青石壁上，升腾着紫色的云烟。由于天气晴朗，石壁上的瀑布如九天飞纵的白练，从天空垂挂在人间。而脚下的鄱阳湖一碧千里，湖岸的稻田绿浪翻滚。青山倒映着绿水，稻浪呼应着碧波，组成一幅气势磅礴的人间美景。特别是当慧远听说眼前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山就是庐山时，他的心头不禁为之一动：此处有仙

境，何必游罗浮。

慧远就此上岸了。

当然他上岸还有另一个心愿想去完成。因他早年非常仰慕的范宣就住在庐山脚下，尽管他现在当了和尚，毕竟他曾经是多么向往结识范宣，现在范宣就在眼前，他能视而不见吗？然而，他还是与范宣失之交臂了。就在半年前，范宣受友人之邀，遨游四海，游学交友去了。

而就在慧远寻访范宣的过程中，他却结识了陶逸。平心而论，陶逸虽然是一位在学问上也很用功的读书人，但还算不上当地名士，慧远之所以倾心交结陶逸，因为他是长沙公陶侃的子孙，寻阳县令陶范的亲侄子，他始终记得道安师父教导他和慧永的那句名言：不依国主，法事难成。在慧远看来，要想得到国主的支持，首先要得到国主手下一批官员们的支持。

说到底，慧远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和尚。他想在庐山建寺庙，哪里搞不到一块地，为什么偏偏就看上了陶家的地。这个关节点破了就一钱不值。因为老陶家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长沙公，长沙公的大部分子孙后代和门生故旧都为官做宰，搭上了这样一条名门望族的大船，他还愁在此地不能立足？还愁他的佛法在此地能不发扬光大？

因为这份心机，所以他必须牢牢抓住陶逸，只有通过陶逸才能认识陶范，只要陶范一点头，同意他在陶家的地盘上建庙，他的事业就成功了一半。

可是，他没想到陶逸在陶范面前竟然是这么一个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的懦弱文人。他不知道求了陶逸多少次，陶逸就是不敢带他去见陶范。没办法，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了。可是上门求见了两次，不但没跟陶范说上一句话，连人家陶范的面都没见上。

现在，他只好杀回马枪，再去找陶逸了。他知道，没有陶逸的引荐，他无论如何也进不了陶范的县衙大门，但是要想让陶逸答应引他去见陶范，他想不出一个非常的理由是没办法打动陶逸的。

慧远再一次来到他想建寺庙的属于陶家的那座山坡上。也就是现在庐山东林寺的庙址上。

他看了看四周，从心底里对陶家的先人服气，陶家怎么就占了这么一块绝妙的风水宝地呢？放眼四周，清流潺缓，叮咚有韵，佳木郁郁，一派葱茏；山倚水而拔，水养山而葱。眼前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眼前景象的认识慧远倒是与后来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的感觉差不多。但凡看事物，看世情，苏东坡有苏东坡的高明，苏夫子发出感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题庐山西林壁》）。慧远虽然没有苏轼那样的绝世诗才，此时此刻，他也没

有吟诗的兴趣，但慧远却有慧眼的慧眼，就在他极目四周的时候，却有了极大的发现，这一发现为他顺利得到兴建东林寺的土地扫清了障碍。

一开始，慧远以为是自已心切，眼前出现了幻影，当他揉了揉双眼，再次朝庐山看过去，眼前的景象愈加清晰了，这不就是一尊卧佛吗？

应该说，经过了几年修炼的慧远已经达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境界，而此时，对于他来说不啻如一个伟大发现，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双膝往山坡上一跪，仰起青光发亮的头颅，昂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欣喜的狂笑在山谷中来回冲撞着，一会儿随着欢快的溪流奔涌，一会儿又在阵阵松涛之上高蹈。这经久不息的回音根本让人难以想象是从慧远和尚胸腔里发出来的，听起来就像是整个山谷在狂欢。

笑着笑着，慧远的泪水渐渐模糊了自己的双眼，当他感觉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时，才止住了自己的笑声。接着，用自己的头颅朝眼前这尊巨大的卧佛虔诚地磕了下去，边磕边说：佛祖啊！请原谅慧远的忘形，请原谅慧远的忘形啊！慧远一定要在这里为你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弘扬你的大法！愿我佛祖大发慈悲，护佑苍生！

祈祝完毕，慧远爬起来，朝陶逸的家大步走去。没想到半路上就遇到了刚从陶范县衙里回来的陶逸。

慧远二话不说，抓起陶逸的手就一阵小跑起来。陶逸被慧远这一惊一乍的举动，弄得云里雾里，他一边喘息着，一边说：慧远师父，慧远师父！瞧你急得这般模样，你倒是把话说明白再走也不迟啊！

慧远仍紧抓着陶逸的手，也没停下急促的脚步。但他开口了。他说：现在，什么话也不用说，等你看见了，就什么都明白了！

陶逸：可你也不能急成这样，总要让我歇下来喘口气吧。

慧远：等你看见了，再歇不迟。

陶逸：你可从来不像今天这么不讲道理！

慧远：等你看见了，你就明白了道理！

陶逸：什么道理？

慧远：佛的道理。

两个人说着，就到了慧远刚刚来到的山坡上。慧远指着眼前的一面大山对陶逸说：你看见了什么？

陶逸看了半天，说：我看见了庐山。

慧远：是的，因为此时，你心里只有山，所以你看见的当然是山。

陶逸开着玩笑说：你心里有佛，难道你眼里看见的是佛？

慧远：阿弥陀佛。你到底还是有些慧根啊！如果从现在开始，你心里也有佛，你再看这座山它就不是山了。不信，你再仔细看看？

陶逸再朝横亘在眼前的庐山放眼望去，看了许久，似乎也有所发现，便说：这么看上去，这山倒是像一个素面朝天仰卧的人。

慧远终于笑了，他笑着说：不是人，而是佛。人多么渺小啊，唯有佛才有这般宏伟庄严！

这时，从山脚到山腰都缭绕着洁白的云层，云层之上，仰卧的山峰。不，此时的陶逸已深受慧远的影响，并接受了慧远的看法，所以横亘仰卧在他面前的佛像竟是如此宏伟而庄严。

陶逸为之心服，更为之激动。他反过来紧紧抓住慧远和尚的手说：走！我带你见我八叔去！

陶范送走了侄儿陶逸，又来到卧病在床的小妾云儿身边。最近云儿的病确实让他心烦不已，娶过来还不到半年，云儿就一病不起了，看了不少郎中，吃了不少汤药，不但不见半点好转，病情却是越来越重。刚娶进门时，云儿脸上的水色就像鄱阳湖三月的桃花水，庐山顶上刚出岫的云，转眼间就面黄枯瘦了，整个人就像被秋霜打焉了的枯叶。

尽管把云儿娶进门以来，云儿就寡言少语的，可人家多么年轻，多么有活力。不吭声、少笑容的云儿在陶范看来，那只不过是女孩子的羞涩，过一阵子就会改变的。所以一开始陶范是快乐的，老夫少妻确实也让他感觉到人生的美好！渐渐地，陶范发现云儿有心事，特别是当陶范来了兴致的时候，云儿像是一块干木头一样，任由陶范搬来摆去，没有半点迎合的意思。

陶范终于和云儿摊牌了。

陶范：云儿，我知道娶你为妾，委屈你了，我想明天派人把你送回去。

云儿的眼泪哗的淌下来了。云儿说：可你买我的银子早就让我父母还债了，我家拿什么还你银子呢？你要是把我送回去了，我家父母还不要把我打死！

陶范叹息一声：银子的事我也不去提了。

云儿说：你不要我家还银子事小，可我家失去了你县太爷这么一门豪门亲戚，我父母还不要把我打死！

陶范也为难了。陶范说：可你还是放不下你的心上人哪！

云儿刚刚止住的泪又淌下来了，她很委屈地说：我人都是你的了，还说什么放得下放不下的。只是我听说，你准备派他去当兵了。你能不能不派他去？

陶范哈哈两声：你还是放不下他啊！

云儿说：你是因为我才征他去当兵的，这样不就等于是我害了他！

陶范想了想，说：现在来不及了，恐怕他早已经到了武昌的军营。

云儿叹息一声，再也不说话了。

陶范本来是想断绝云儿的念头，没想到他犯了一个错误。这次谈话后，云儿就一病不起了。陶范也知道，云儿的病与他们这次谈话有关，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一位病人送回她的娘家。她娘家本来就很贫穷，根本就没有能力为她请医问药，所以陶范暂时还是让云儿住在县衙里，请郎中慢慢为她调理。

陶范想是这么想，其实他还是舍不得放弃云儿。在他看来，放眼整个寻阳县，再也找不出比云儿更美丽的第二个姑娘来。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陶范毕竟是读书人，受过陶侃良好的熏陶，算得上是一位还有些良心的人，他不可能去犯一错再错的错误。

他想挽救云儿，挽救云儿的命，更重要的是挽救云儿的心。他十分清楚，挽救云儿的命只要遇上良医就能办到，挽救云儿的心绝不是一件轻易能办到的事。

所以最近几个月来，这件烦恼的事一直在折磨着他。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难题却被他两次拒之门外的慧远和尚解决了。

慧远非常感谢陶逸。陶逸作为陶范的亲侄儿，对陶范的家事好歹还是知道一点。在领慧远来见陶范的路上，陶逸对慧远说：见了我家叔你可要小心啊，家叔正被我小婶的病弄得心烦意乱呢。

慧远心里一亮，赶紧问：你能告诉我你小婶得了什么病吗？

陶逸便把他所知道的加上他所猜想的如此这般都跟慧远和尚说了。陶逸说完了，慧远心里更通亮了。慧远说：看来，我得先送一件见面礼给你家叔。

陶逸不经意地说：你一个穷和尚，哪有什么贵重东西送人呢？

慧远：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比治好你小婶的病对你家叔更贵重呢？

陶逸吃惊了：你说你会治病？和尚，我告诉你，这可不是瞎吹的！

慧远说：放心吧，我不会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见了你家叔，你什么都不要说，就说引见我来帮你小婶治病。然后都是我自己的事了。

陶逸想了想：好吧。如果你没治好我小婶的病，把事情弄砸了，我可再帮不上忙了。

在陶逸的引领下，慧远和尚很顺利地见到了陶范。初灯之下，慧远朝高高上坐的陶范合十问讯。陶范爱理不理的，并严厉地睨了陶逸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也往我这里带，你小子也太浑球儿了！

陶逸知道叔父不高兴，赶紧开门见山说出了陶范最关心的事。他说：八叔，

今天带慧远师父来见你，主要是帮小婢看病。

陶范用不信任的眼神瞟了一眼慧远，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已经看了不少郎中了。

陶范的意思很明显：许多名医我都请来看了，你一个游方和尚能有什么回天的本事！

慧远一听就知道了陶范话里的意思。他不卑不亢地说：陶大人，既然看了不少郎中，也不多我一个。何况高山卧虎，水深藏龙。我慧远别的本事也没有，倒是走了不少地方，不说见多识广，倒是学了点治病救人的小方，只是与一般郎中治病的方法不同，他们是药治，我是心治。

哦！陶范的心为之一动，因为他知道云儿的病根。

慧远继续说：我师父道安（慧远的心机就在于他及时抬出了道安，在官场上混的人谁都知道道安的名气）教我医道的时候反复叮嘱我：治病救人，三分靠药功，七分靠心治。心通则病愈。

慧远这么一番胡诌，陶范就相信了慧远七八分，何况慧远一开始就说了，既然看了不少郎中，也不多他一个。就算云儿真有个三长两短，好歹他陶范也为她尽了心。于是陶范站了起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那就有劳慧远师父费心了！

在陶范的带领下，慧远来到了云儿的卧房。“望闻问切”一番后，慧远下“药”了，只是他这药与一般郎中的药不同，他站起来大声念了几句偈语：啍！人生苦短，岁月悠长。小小女子，何来怅惘？人命天定，尔何能殇？小病病身，大病病情。小情病己病家，大情是为无情。小情困苦一己，大情慧及众生。啍，情为何物？无情即真情。

慧远和尚刚一捣鼓完，云儿立即从病床上滚身而下，匍匐在慧远和尚脚下，十分诚恳地说：感谢和尚点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阿弥陀佛！慧远和尚也不去扶云儿起身，转身离陶范和云儿而去。

云儿把手伸过来让陶范扶她起来。这是云儿从未有过的突出表现，一阵窃喜迅速掠过陶范心头。扶起云儿，陶范十分温存地问：云儿，想吃点什么？因为陶范知道云儿已经几天没有进一粒米了。

云儿说：让厨子熬点粥来吧。

行，行！陶范一个劲地点头。

当陶范来到客厅准备好好感谢慧远的时候，慧远已经走了。陶逸没有八叔谈话他可不敢走。正好，慧远也要借陶逸帮助自己对陶范实施欲擒故纵的计划。

慧远临走时交代陶逸，暂时千万不要告诉陶范，他想要得到那块地。慧远知道陶范一定要当面感谢他，他叫陶逸帮他传话给陶范，如果县太爷想见他，他在

庐山脚下（东林寺址）那座山坡上等他。

果真，陶范来到客厅问陶逸的第一句话就是：慧远和尚呢？

陶逸：八叔，和尚走了。

陶范责备道：你怎么让他走了呢？我得好好感谢他啊！

陶逸：八叔，慧远和尚闲云野鹤，不习惯在官府久待。

陶范想了想：不对呀。他几次求见我，肯定有事求我帮他办。又对陶逸说，你既然与他相识，有什么事你一定知道。

——陶逸到底是诚实人，再说他也不敢欺骗自己的叔叔，只好说：他想在我们家那块地上建寺庙。

哦！陶范沉吟了半晌，又问：他为什么不亲口对我说呢？

陶逸：我想，我想，和尚的意思大概是不想借给小婢看病这件事开口吧。

哈哈！陶范笑了两声说：你不用帮他打圆场了。他不正是借为你小婢治病的事向我开口吗？不过，这和尚确实有几分道行啊！

陶逸见八叔改变了对慧远和尚的印象和看法，便趁机说：八叔，和尚临走前说了，小婢的病要想尽快康复，还得吃他亲手采的几味药草，不过这药草和尚要你明天亲自去取。

这和尚，鬼把戏倒是多。陶范笑着摇了摇头说：行，明天你带我去见他。

第二天，慧远盘腿坐在山坡上，身边摆放着他刚刚采来的几味草药。

陶范在陶逸的引领下朝他走来。慧远和尚也不起身，仍然闭目打坐。

陶逸一看慧远这架势有点紧张了，他担心八叔的自尊心受到挫伤，赶紧叫声：慧远和尚，我八叔来了，怎么还不起身拜见。

慧远眼观鼻，鼻观心，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是很平和地说了一声：你来了，我知道。

陶逸：你！你……！

陶范拉了拉陶逸的衣袖，制止了他。陶范说：和尚，有什么事你说吧。

慧远：范大人，恭喜你与我佛结缘，佛正在看着你呢！

陶范觉得这和尚今天有点神经兮兮的，但他还是问：请问，佛在何处看着我？

慧远：远在西天，近在眼前。

陶范：眼前？

这时，陶逸知道怎么配合慧远演戏了。他装模作样地朝庐山看了看，惊叫一声，哎呀，八叔，你看这山，不正是一座仰卧在云端里的佛吗？

陶范顺着陶逸的手指望去，果真像那么一回事。便说：这地方我倒是来过多次，怎么以前就没看见呢？

慧远：佛在人心，亦随心生，因陶大人今天心中有佛，佛今天就在你眼前显灵了。阿弥陀佛！

哦！哦！陶范已经开始半信半疑了。

陶范的心思随时在慧远的掌控之中。慧远说：陶大人，你再瞧瞧吧，因你这一念还不坚，佛又离你而去了。

这时，山顶上涌出一大片云，把山峰给遮住了。慧远说这话也是借云发挥，糊弄陶范。而此时陶范却深信不疑了。

说来也巧，就在陶范相信了慧远所说的话那一会儿，云又飘散了，佛像又显现了。慧远又抓住机会发挥道：陶大人，你看，因你又心生佛念，我佛又跟你见面了。

服了。陶范彻底被慧远弄服了。陶范十分虔诚地说：慧远和尚，你不是要这块地吗？我给你。

慧远：非也，非也。范大人，不是我要你这块地，是佛要你这块地。你送佛一块地，来年，佛会送还你家一尊金刚。

陶范：岂敢岂敢，我陶范岂敢图佛报。

慧远：陶大人你错了。佛讲究的就是一个报应。如果佛不显报，佛法如何光大！

陶范：舍地在我，显报在佛。我不敢妄求佛报，只求佛保佑云儿早日康复，我陶范再无他求。

慧远的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顺手把身边的药草递给陶范，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继续盘腿打坐。

陶范很知趣地带着陶逸离开了慧远。

就在慧远的东林寺刚开始兴建之际，陶逸遇上了一件喜事，他的妻子孟夫人顺利分娩，产下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陶潜——陶靖节，令人景仰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先生。

自古以来，传说伟大的人物降临人世之前，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先兆，陶渊明出世之前也不例外。就在陶渊明出生的前夜，陶范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庐山顶峰上金光闪闪，忽然，云端里出现一座宏伟庄严的大佛，大佛怀中抱着一尊金刚，朝陶范抛了下来，陶范赶忙伸手去接，眼看就要接住，没想到金刚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落进了站在陶范身后的陶逸怀里，他正想从陶逸怀里接过金刚，人就醒了。

陶范一醒来，就记起了慧远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舍佛一块地，佛回报你家一尊金刚。本来慧远说的这句话陶范早就忘了，怎么这事又出现在梦里呢？

他觉得这梦绝不是空穴来风。按道理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事他从来都没想过，却在梦里出现，如此说来，这个梦还真是有点来头，或许与他陶家还是有些关系。

毕竟是梦，后半夜，陶范要睡觉，就没继续往下去多想。可是第二天上午，陶逸派人来给他报喜，说是昨天晚上他家孟夫人生了一个儿子。

啊！陶范吃惊了，他马上意识到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不同寻常。

他分明记得大佛把怀里的金刚朝他抛过来，可金刚却翻了个筋斗落进了侄儿陶逸的怀抱，而且巧合的是现在陶逸果真生了一个儿子！

这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啊！他自言自语了一声。这声音也透出了几分失落。

但是，他马上又高兴起来了。不管这儿子本来到底是他家的还是陶逸家的，归根结底这儿子都算是他老陶家的子孙后代，将来总归是光他陶家的宗，耀他陶家的祖。

祖宗有灵啊，赐我陶家麟儿！他朝天地虔诚地揖拜，然后对管家说：备轿备礼，我要亲自去逸儿家祝贺！

关于陶渊明出生的这段故事，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只是编故事的人很聪明，知道慧远对陶范说过的那句关于佛回报你家一尊金刚的话，既然陶范年纪大了，已经没有了生育的可能，刚好次年，陶渊明就出生了，而陶渊明又是老陶家人，所以这个附会的故事，听起来还是逻辑严密，且有根有据。

关于陶渊明的童年和少年，史书记载不详。我们只知道，大约在他三岁前后，他的父亲陶逸还赋闲在家。公元368年至369年之间，东晋朝廷下诏，要求地方推举功勋名门之后给朝廷备选。对于陶逸而言，对当官倒没有多大的兴趣，从后来陶渊明的《命子》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大致的端倪：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慈愍喜。

大意是说他父亲虽然做官，但也不曾表现出什么喜色，把官场的得失包括一切都看得很淡，不过寄踪迹于官场罢了。

但是陶范不这么想。陶范想，咱陶家祖宗曾为国家立过赫赫战功，属于一代功臣，陶家的子孙怎么能终老山林而不出仕为国效力呢！于是他迅速填好荐表，派人把陶逸送到京城。

一来因为陶逸是陶侃的孙子，根正苗壮，来头也非同一般；二来陶逸的堂兄陶夔在朝廷里已经混得相当不错，当上了太常寺，再加上陶逸又是当时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大名士孟嘉的女婿。所以也不用陶逸怎么用力走门子、拉关系，朝廷就委派他去当安城太守。陶逸没想到，他一出仕，就比八叔陶范高几个级别，如果抛开家族辈分，按官场上的规矩，现在陶范见了他还要给他下跪磕头呢！

安城就在赣江边上（今江西省宜丰县），陶逸从京城赴任必须逆长江而上，经鄱阳湖，历赣江，一路都是坐船走水路。俗话说吃果子不忘树头，他陶逸怎么说也是陶范举荐上去的，而八叔陶范任所寻阳县就坐落在长江南岸、鄱阳湖西滨，陶逸能不上岸去感谢一下他老人家吗？何况他也必须得回家一趟，把家小略作安顿。

陶逸一上岸，就直奔寻阳县衙。这时陶范早已得到了朝廷委派他的侄儿陶逸当安城太守的消息，听说安城太守、亲侄儿陶逸过来拜访，陶范激动得老泪纵横，赶紧吩咐下人：快快！开中门迎接！

倒不是陶范势利，以前陶逸来见他总是走边门，这次看见陶逸当了比他大的官，就来巴结他。而是侄儿陶逸现在是太守啊！官场的规矩他不能不讲。现在与侄儿同在官场，他只能先公而后私了。

陶逸见八叔打开中门迎接他，也明白了八叔的意思。按宗族规矩，晚辈见长辈的面首先要下跪磕头的，但是，此时，老远的他就看见八叔站在中门之外，迎候着他的到来。他知道八叔在跟他讲官场上的礼仪了，而叔父把礼仪讲到了侄儿身上来了，这也不得不让陶逸大为感动，他慌忙对轿夫喊道：快、快！停轿！停轿！

轿还没停稳，他便掀开轿帘从轿子里冲出来，三步并着两步冲到八叔面前，含泪叫一声八叔，便一把扶住八叔，硬把八叔往衙门里拽。

陶逸知道，在中门向叔父行大礼一是官服在身，有碍观瞻；二是叔父也绝对不会答应。把叔父拽到客厅，扶上了太师椅后，迅速脱下官服，朝叔父倒身下拜。

此刻的陶范感觉非常满意，捋着雪白的胡须不停地点头。还是站在一边云儿朝他示意，他才从太师椅上爬起身，扶起了陶逸说：侄儿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咱爷俩坐下来好好拉拉家常。

陶逸虽然已经是太守了，官比八叔当得大，但是在八叔这个寻阳县令面前他还是不敢放肆。尽管坐下来了，却只用了半边屁股，显得有些拘束。

陶范打了声哈哈：你现在可是堂堂的太守了，在八叔面前用不着这么拘束啊。

陶范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心里却喜欢看见侄儿陶逸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这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不为别的，因为他的官职比侄儿小，心里还是有些酸味，现在陶逸在他面前对他表现得如此恭敬，让他明显感觉到辈分大的优势。

陶逸开口道：八叔说哪里话，逸儿永远是你的侄儿、晚辈。

陶逸说得很得体，语气也非常由衷。但陶逸绝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肺腑的声音。

可陶范忽然感觉到不对劲，哪里不对劲，陶范一时又说不清楚。